

HARD RAIN

暴雨

迷情

彼得·亞伯拉罕／著
陳曉莉／譯



國際村文庫書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暴雨迷情／彼得·亞伯拉罕著；陳曉莉譯。--
初版。--臺北市：國際村，1995〔民84〕
面；公分。--(新譯·名家名著；19)
ISBN 957-754-202-6 (平裝)

874.57

84001719

新譯·名家名著 19

暴雨迷情

NT.250

〔美〕彼得·亞伯拉罕／著
陳曉莉／譯

1995年5月／初版

〈出版者〉

〈總代理〉



《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

啓現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寶興路45巷1號

電話(02)9173274

傳真(02)9140579

發行人·陳翠霞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6218號

台北市木柵路三段85巷23弄26號2F

☎ 郵政劃撥：1729753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54-202-6

暴雨迷情

〔美〕彼得·亞伯拉罕／著

陳曉莉／譯



國際村文庫書店

HARD RAIN by Peter Abrahams 暴雨迷情

Copyright © 1988 Peter Abrahams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5 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

關於·本書

「戰慄、恐怖、神秘的吸引力！」

二十年前，伍斯托克——一座位於新英格蘭的小鎮，聚集了一批追求嬉痞生活方式的年輕人——而且，發生了一件離奇而詭異的事件……

二十年後，潔西·夏比若，一個原本無憂無慮的少女，嫁給她的丈夫——斐特——生了一個女兒，五年前兩人協議離婚。一個週五夜晚，她依慣例開車送凱蒂——她唯一的小孩——到斐特的房子裡，陪她的前夫度周末。但是，她的女兒並未依慣例回來陪她，她失蹤了，連同她的父親——斐特——她愛女心切，決定不顧一切的找回她的女兒。

但是，警察拒絕幫她找回女兒，她唯一親密的律師朋友——芭芭拉——更爲此喪命。她活在恐懼的惡夢裡。

有人追蹤她，要暗殺她，但都被她機靈地脫逃了。她終於循線來到新英格蘭的伍斯托克，這個二十年前因爲成就了一樁醜惡的買賣而佈滿了復仇、殺戮、頹廢的小鎮。

她能順利的找到她的女兒嗎？她的前夫是否也能安然無恙脫困呢？為什麼有人要「假冒」她的前夫的名字！？為什麼她會那麼驚懼她所發現的事實？！她到底應該怎麼做？！

本書從頭至尾，將深深地吸引你……

暴雨迷情

第一部

第一卷

第一章

保

岱生活在一個三色的世界之中——

棕色是水蛭的顏色；橘色是蘇林下土腐壞皮靴的顏色；綠色是叢林和不幸的顏色。保岱自己的皮靴也老早以前就壞了。他現在穿的是用卡車輪胎做成的涼鞋。他的全部財產還包括一件破襯衫、一條纏腰布和一個錫碗。這個碗每天裝滿三次：早上是米飯和幾根水草，中午是純米飯，晚上是米飯加水。這樣的伙食已經殺死了不少人。保岱眼看著他們一一死去，而他自己則仍僥倖活著。現在他甚至不覺得飢餓，或許是因為他覺得，任何多吃的東西都只是在餵飽他體內的那些蟲吧！

正如他的名字——太保皇帝，保岱也做了許多逃跑的夢。但這並非別人喊他保岱的原因：在這個軍營裡，每個人都想逃。別人稱他保岱是因為他的圓胖的膝蓋令他們想起穿著短褲的皇帝，站在巴黎的高級中學時的情景。蘇林下士尤其愛喊他保岱，有時在刑室中開始動手以前，還會向他鞠躬。不過現在那些開玩笑的理由已經消失了，他們喊他保岱只是因為他們僅僅知道這是唯一的名字而已。而他的膝蓋也早已不是圓胖的了，它像山民一樣的堅韌與多筋。保岱心裡早已沒有希望存在，不過他還是日復一日地做夢。最後，讓這些夢實現的既不

是火燄，也不是火箭——咻——地從天上射下來，像他夢裡的情景，是雨，是夏末的暴雨。那雨帶著一種單單以地心引力仍不足以解釋的力量，重重地、陣陣地，打擊在所有的生物上，把所有的聲音都壓下去了，只留下它自己的，從樹上一批批地落下，洶湧地滾過地面。

在暴雨下的泥地裡，保岱和其他的人一起幹著活。他們正在河邊建造一座防波堤。一輛卡車將石頭運到路盡頭處的營區。他們必須把石頭敲碎，裝進大編籃中，然後背到河邊。從營區到河邊要經過兩個小山丘。第一個是一個較平緩，被稱為四二二的山丘，目前還沒有被樹葉完全覆蓋住。第二個則長滿了茂密的森林，也比較陡峭。

保岱幾乎是加倍地彎腰，才吃力地爬上第二座山丘那滑溜的小徑，渾身上下被半透明的雨幕罩住了。他能看到的，就只有在前面數呎之遠的殺妻者——魯——的緊繃子腿。至於他自己，則像黃一樣地喘息著。黃曾經擁有兩輛計程車，却來到這裡接受勞改。黃的眼睛總是不停地流著淚。他的淚腺管有了毛病。他們身後則是蘇林下士，除了一把馬拉科夫九五口徑的手槍和一條自製皮鞭外，什麼也沒攜帶地輕鬆走著。

他們來到半山坡上，一處較為空曠的地方。這裡的雨更肆無忌憚地下著，幾乎要把保岱擊倒在地。他努力控制著背上沈重的籃子，盡力避免銹著腳鍊的雙腳與其他隊友相連的鎖鍊受到糾纏而無法前進。在他膝蓋後面，皮膚上有陣輕微的緊扯，他知道已經有條水蛭咬住了他。但他却毫無辦法；他必須用雙手拉住橫繞前額的吊帶，以免籃子從他的背上翻下來。

保岱繼續走著。泥濘淹沒了他的腳，散發出令人欲嘔的氣味。他聽見計程車老板滑了一

跤，摔倒了，聽見他努力地想站起來的聲音。但是太慢了。蘇林下士的鞭子已經咻咻響起。計程車老板大叫出聲。保岱盡量走快些。其實他已經不再感到痛苦，他只是討厭下士的鞭子。下士在鞭尾上綁了一個三叉的魚鉤，不時地鉤住人，這也是為什麼下士老是神氣活現的原因。保岱開始下坡的時候，魯已經不在他的前面，也沒聽到計程車老板的聲音，蘇林下士更不在後面了。他停下來，將背上的重量倚在一棵樹上，搜索著膝蓋後的那條水蛭。這時候蘇林下士越過了牠，手裡拿著那把馬拉科夫手槍。計程車老板不見了。

保岱重新調整背上的重量，跟上隊伍。這也是一條規矩：他們必須隨時保持在隊伍裡面。上次他被蘇林下士鞭抽的背部還有陣陣刺痛，保岱知道，如果他躲起來，情況只會更糟。他半走半滑地衝下山坡。

一陣閃電劃過，緊接著是震耳欲聾的雷聲，保岱聽見一聲淒厲的慘叫，繞過一個角落，他看見魯，那個殺人兇手，躺在一棵倒落的大樹下。樹壓在他的胸膛上。背上籃子裏石子的重量，把他的脊柱硬生生地向後扳去。他死了。保岱在空氣中嗅到一陣焦味。

有好一會，保岱沒有看到蘇林下士，因為蘇林下士遠遠地走在前面，直到被一棵樹絆住。現在蘇林下士陷身在樹的枝幹纏繞中，一部份的身體被樹葉遮住了，頭上還流著血。

蘇林下士在樹下拚命掙扎，卻無法脫身。馬拉科夫手槍掉落在近旁的泥地上。看見保岱走來，蘇林下士努力將未被困住的那隻手臂極力伸出，但還是構不著，就只差數英寸而已。保岱走近了，蹲下身，撿起那把槍。

他看看槍，看看樹，又看看蘇林下士的眼睛。大雨落在他的頭上，淹沒一切的聲音，甚至雨聲。保岱聽著雨聲，好一會兒才從背上緩緩解開籃子，讓它掉下來。

蘇林下士看著他，眼睛裏毫無懼意。在保岱還未意識到蘇林下士落在他的掌握中時，蘇林下士就已經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

保岱直起身來，站到蘇林下士面前。雨水沖走了下士頭上傷口流出的血。那是一道很深的傷口，可以看見裏面灰色的波紋。保岱彎下腰來，在下士的腰帶上取下鑰匙，打開腳鐐，然後將水蛭從腿後扯下，「嘶」地一聲，像從一個結疤的傷口上撕下繃帶。水蛭在他手蜷成一團，像一個五角硬幣。

保岱注意到蘇林下士的眼睛盯著馬拉科夫手槍，而他正把槍口對準蘇林下士的頭，手指扣在扳機上。保岱放下了槍。他是恨不得殺死蘇林下士——這一直是他最甜蜜的夢。但不是這種方式——只用一顆子彈就結束他的性命。不過他也沒有時間了。

保岱蹲到下士面前。他把水蛭舉到下士眼前，好讓下士看清楚，然後用力把水蛭塞進下士的傷口中。下士尖聲嘶喊著，啊哈！這是保岱聽過最美妙的聲音了——開啓了一個可能的新世界，為他帶來希望。

保岱開始轉身逃跑，一路跌跌撞撞地來到河邊。河裏流著混濁的棕色河水，不太寬，被密集的雨點打出無數的水花來。對岸看來沒什麼兩樣：一樣是茂密的叢林在雨中瑟縮著。不過，那已是另一個國度了。

第二章

傑利·布萊恩在一間他叫不出店名的酒吧裡，喝著從沒有標籤的瓶中倒出來的柯納克白蘭地酒，獨自慶祝著。昨天以前，他還從未到過這個城市，但現在却是他一生中最快的日子。這種感覺就好像他在南加大時，畢業那學期的最後一天，不過這次是成人式的：有成就感，卻又沒有任何立即要負起的責任。

「去特洛伊！」他大聲說。吧枱上的酒保是一個穿著兩邊開高叉的緊身絲袍的年輕女子。她從鏡子裏看到他。他則對著鏡中的女郎咧嘴一笑。

屬於他的。那個下午他剛賣出二百萬美元資料庫軟體給泰國銀行。簽字密封的契約還鎖在旅館的保險箱裏。那份契約表一份的紅利，至少是二萬元，也許還連帶著升遷什麼的。他的飛機則要到明天傍晚才會起飛，有的是時間可以整晚慶祝，並且在明天睡它一個長長的覺，屬於他的。

一個女人在他旁邊的高腳凳上坐下。女酒保一聲不問地倒給她一杯酒。傑利感覺到她臀部正緊緊挨著他。他從眼角打量她。她的穿著和女酒保很像，模樣兒也很像，也許她們是姊妹。

那個女人微笑了，「你喜歡我嗎？」她說。留著長指甲，上面塗滿鮮紅的蔻丹。

傑利也笑了，「當然！」他說。

女人靠過來，將她的一隻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傑利低頭看著那些鮮紅的指甲，感到一陣震驚，倒不是因為他是一個道學先生，而是他原以為需要更久一點的預備動作，何況在最後關頭，他還可能會拒絕，傑利·布萊恩是不為這種事花錢的。而且，他也儘可能地對他的妻子保持忠實。過去十年中，他只有兩次小小的出軌。但是這個女人的輕輕一觸，却比他和吉妮第一次約會以來的所有觸摸總合還要刺激。此外，今夜畢竟是不平凡的夜，更何況他又遠在異鄉。

傑利·布萊恩站起身來。整個房間霎時頓失重心，像一艘在長錨末端的駁船一樣擺盪著。他媽的，呃！柯納克不是他的酒，啤酒才是。但是今天晚上不一樣，你在特別的晚上是不會喝啤酒的。那個女人笑著，拉起了他的手，帶著他走上搖晃的樓梯，穿過長長的大廳，走進一間整齊、乾淨，好像佛堂似的白色小房間裡。

在一張灑了來沙爾消毒水的床上，女人取悅他，令他得到一種難以言語來形容的經驗，他一而再地喊出聲，像一個達到高潮的女人！這令他感到恐懼。

出來的時候，他要了幾杯啤酒，讓自己回復神智。女酒保遞來帳單，上面有他的一切花費：柯納克酒、啤酒，和那個女人。價錢很公道。傑利用信用卡簽了帳，簽名的手還在發抖，不過這張小小的塑膠卡倒像一個朝香客護身符中所裝的一撮故土，令他感到安心。他開始能

控制自己了。甚至，當他把卡片插回皮夾的時候，還微笑了一下，這是他的商用娛樂卡，還可以減稅的。

傑利走出酒吧，外面一片漆黑。他媽的，難道當他走進酒吧的時候，天就已經黑了嗎？他不記得了。傑利開始慢慢走著。天氣很冷，也許這正是為什麼附近沒有人溜躑的原因。一股水、腐爛的魚和下水道污物的氣味迎面撲來，令他胃裡一陣翻攪——柯納克加啤酒，真糟糕。傑利停下腳步，四下裡望一望。一盞孤零零的街燈在遠處亮著；從滿是霧氣的眼鏡中望過去，只見一團昏黃。傑利向著街燈走去，心裡不斷地想著，旅館也許在另一個方向。不過，他又想，路燈底下也許停著一輛計程車吧！他已經累了。

傑利繼續走著，實際距離比看起來的遠多了。有一會兒，他似乎聽到背後有腳步聲，但他回頭看時，却又看不到人。

路燈下並沒有車，街的盡頭就只是一道矮牆。矮牆外有一條人工水道；傑利可以聽見流水拍打牆面的聲音。來到這裡下水道污物與腐爛的魚的味道突然加重了。傑利胃裡的噁心突然膨脹起來，順著胸口上升，他腳步踉蹌地走到建築物的陰影下，開始嘔吐。

傑利一股腦兒吐出啤酒、柯納克、中午吃的沙嗲，和沾了花生醬的蝦，濺得愛爾蘭皮鞋和布魯克斯兄弟牌的熱帶西裝滿是穢物。不過這樣一來倒舒服多了。「他媽的，呃！」他對自己說：「你已經不再年輕了。」他站起來，拉直領帶，正準備轉身離去，却發現一個男人正在陰影裡瞪著他。傑利說：「哦！老兄，你嚇了我一跳。」

那個人不搭腔，只繼續瞧著他，藍眼睛裡發出奇特的光，好像火爐中烘烤著的磁釉；手裏還握著一把螢光閃爍的東西——是槍。一陣鷄皮疙瘩迅速傳遍傑利全身，他清醒過來。「嘿！別胡來，你要什麼我全給你！」傑利伸手去掏皮夾。

「砰！」槍響了，聲音不大，傑利向後倒去。「我受傷了。」他想，可是說不出來。那人上前翻他的口袋，找到一份護照，打開看了後，就開始剝他全身的衣服：愛爾蘭皮鞋、短襪、黃褐色西裝、繪著帆船圖案的領帶、純棉襯衫和拳擊短褲。

傑利覺得好冷。

那人將他拖過粗糙的水泥路面，嘴裡哼著一首歌。傑利記得那是「當音樂結束的時候」。調子愈升愈高，最後就聽不見了。

「噢！老天，救命！」傑利想喊，卻沒有聲音。他發現自己被拋在半空中，然後掉下水面，起先還很冷，不過愈往下沈，却覺得溫暖了。